

烟·—no. 1'(民国19年[1930]12月)~[?]. —
保定(河北):[烟社], 民国19年[1930]~[?].
; 20cm.

不定期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6.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no. 5 (1930. 12~1931. 7)

煙火

第一 期

寫在煙的前面	孫君謨
我們也需要一次文藝復興運動	孫君謨
衝突	T C
就算是飄泊生活罷	珊君
孤懷	苦
月	苦
編者補白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Turgenev

寫在煙的前面

自然是一個大之『魔術』箱，人們為追求這箱中的神秘，所以才傾整個的生命之力來找出那『幻變』的痕跡，換句話說，就是人們生命之火得以不息，全靠這『幻變』的風兒緩緩的吹着，使她擴大，使她燎原。

在從自然開始第一次映演這套魔術起，一直到現在，到永永的未來，從不曾於一個『時間的分子』內停止那『幻變』的工作，因此，人們追求那『幻變』的記載，也是如水一般的永永在流動。

一切文藝的產生，便是為當担這個工作而起的。

文藝是要在『幻變』中求現實；在現實上刻劃着『時間』的足跡，過去的文藝是以過去的『時間』為生命，在現在與未來的『時間』

煙



煙

上，只會產生現在與未來的文藝的花果。

一切自然的『幻變』有如『煙』之一縷，不等到你察清她的形體時，她又蕭蕭的幻滅了。文藝不但是要捕捉她的形體，而且還要捕捉她的靈魂。

我們爲着不肯讓眼前一切的『煙』蕭蕭幻滅，我們要在『煙』的形體與靈魂上劃出每個『時間的分子』移動的留痕，這便是我們的『煙』的來歷。

我們不是『考據』家的門徒，至於『煙』在『街談史』上是否有關於我們人生的『吉，凶，禍，福，』這裏無從下定論，如果『有階級』者感到時間進行的遲緩而將我們的『煙』來消送時光，我們得請你記住這個：『一煙一者一煙』也。『你如果感覺到這『煙』的味兒不正，你儘可把她像暮『煙』一般的即刻消失，好在她不需要任何的地位來開花結果』

• 甚至於你要加她一個『煙火』之『煙』，『煙塵』之『煙』，『……』乃至『烏煙瘴氣』之『煙』的頭銜，她也微笑着向你點首。總之，她是一縷『煙』！

在我們的『生命』之火還沒有完全息滅以前，雖然失去了『燦爛』的光芒，但我們總得有一縷『煙』來表示我們的存在。

我們也需要一次文藝復興運動

孫君謀

只要稍能明白西歐的美術史或者是哲學史的人們，沒有不知還在十五世紀曾經有過一次盛大的文藝復興運動。並且，由這運動的結果催開了西歐文明的鮮花。本來，古埃及時代的先人已為後來的人們撒下了文明的種子。至希臘時代由抽芽而枝葉并茂。不幸經中古時代教權的摧殘，把這點柔弱的枝葉暫時消沒了。只緣這種子已播遍了西歐

煙

各民族的深心，等待時機的到來再陳現她的光榮和燦爛

在希臘文明的盛期，已為哲學和藝術建造了相當的基礎。他們最偉大的認識，是要了解『自然』，說明『自然』，再現『自然』。他們知道人類的天才只有走向『自然』的道路才会有靈光顯現。并且，同時在向『自然』進取中還建立了一個『我』的存在！這是我們後來人對於希臘文明應該認識的最偉大的一點。

羅馬帝國滅亡後，基督當權，支配中古世千數百年的基督的文化，和藝術開始發育了。當時所謂藝術，實可說完全是對於基督及其教的崇拜信奉的手段與裝飾。人們對於生活的態度是在空中求天國，忘却了現有的世界。直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春雷一發，才掃蕩了黑暗的妖魘，重歸於『自然』和『自我』的領域。丹麥哲學家霍夫丁氏

Molinig 著近世哲學史對於文藝復興運動說道：

『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個時代，在這時代內中古世狹窄生活的觀念被打破了，新天新地從此產生。……』

『文藝復興運動的起始是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

『這個人類的新態度，把做人的方法從基本上改變了，成一個新的人生觀。這新的人生觀，生出了一個新的宇宙觀；有這新的人生觀，所以這許多藝術，哲學才蓬蓬勃勃的開放出來。……』

從霍氏的論斷裏我們可以得到文藝復興運動對於西歐文明的重大的意義。甚至於可以說沒有文藝復興運動就沒有西歐今日的文明。我們應該明白西歐文明的來源是建築在『征服自然』的一點上。『征服自然』便是我們『人性』發展的道路。自然的寶藏像是大洋的水，不容易吸得乾的。因此，我們『人性』的發展也是永無靜止。

現在我再回頭說一說基督時代的黑暗。

煙

煙

基督教的創始也和其他的宗教一樣是要以「神」代替「自然」，要把人們的「人性」領到「神」的面前去低首，去死滅。原來一切宗教的意義除掉發揚一種哲理外是給一班短於知識的人一種假設的安慰。後來野心家見到這是統治人民的絕好的方法，於是充分的製出種種教義叫大家遵守；不遵守教義便是異教徒，異教徒便該殺！以致弄到結果「神」成了野心家走到統治地位的一個橋梁。基督當權時代便是「神」被人利用的一個極點。當時不但要人在「神」的面前降服，而且利用宗教的威權來控制一切藝術，要把藝術逼到「神」的工具的地位。我們知道藝術是不會問一切低首，她是和宇宙一樣永遠獨自存在。即便被一時的暴力所威迫，也不會征服了她的本質。最高限度只是停止了她一時的進展。藝術在教權時代像是一枝被嚴霜摧殘了的玫瑰，一等陽春的到來便仍然恢復了她光榮的景象。我們只須稍一回看基督

時代的藝術的消沉就可以知道的。在基督支配的一千餘年，只可說是藝術的一個『漫漫長夜』，而不能說是藝術做了『神』的俘虜。文藝復興運動是把藝術從『神』的手裏奪回讓她重新走入自由伸展的境地。於是西歐的文明的花包像經過春雨潤澤似的開放了。

以上所說的是西歐文藝復興運動的前因和後果。現在回到我們中國眼前的情形上來看一看，究竟是處在什麼一種時代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政治和文藝的確走上了一個新的方向。（本文專為文藝而作，關於政治按下不談）八股式的策論也消滅了，四六句的韻文也淘汰了，往日被人賤視的水滸，紅樓，……也成了青年的普遍的讀物了，甚至於軍閥們的通電也都抄了一個新的派頭。他如『小冊子』運動，有如嚴冬的雪片，遍地紛飛；上海新書肆的設立，更是雨後春筍，蓬蓬勃勃。直到近年，弄文的名士如果要批他們

煙

變

編成隊伍，恐怕也不少於任何一個軍閥的所謂官兵。這種現象，比起從前自然是有希望得多了，只是因為來得太勇猛，會像火車一樣開得太快了就不免有出軌的事。本來中國數千年來讓禮教把文藝擠到一條很狹的路上去，例如朱淑真的『……人約黃昏後……』竟被人視為狂蕩的女性。在從前禮教當權的時代自然是消失了無數的有力的作品，而人們文藝的泉流處處都被堵塞，直到『五四』運動才為這一堤春水開了一個缺口，所以就有放浪千里之勢。『矯枉過正』是事物的恒情；『一往不復』却未免有些令人可惜。只須一看眼前我們文壇的現狀，真是鄉入市，五光十色，眩人眼目。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太淺，大家害着幼稚病，這是不足為過的，只要從事文藝的青年，是在發掘自己的『真情』向真的文藝的道路進展，當然可以走到一個光榮的時代。事實却有些不是這樣，這也難怪，在任何一個人羣裏都有野心家的

足跡。眼前從事文藝的人這樣多，自然不能例外。而況且能夠領導我們的文壇的人也許還在吃奶。大凡文藝的進展，有賴於嚴格的批評。現在這種重要的工作就沒有人能擔負，這樣一來，個個都成了文藝家，同時比較偉大點的文藝家也就沒有一個。只要能寫點什麼，再聯合一個『標榜』的陣線，於是手『大洋』到手，文藝家的榮銜也到手。這種『名利』雙收的差事誰不願幹。於是乎文藝家的數目有如數學的級數日漸增加了。

前面我已說過我們中國數千年文藝被關在禮教的牢籠裏，一旦開放到這遼闊的世界，自然有些找不着適當的道路去走。這些倒不要緊，只須經過的時間稍長，定會得到多量的認識。眼前最大的危機，已有了動搖文藝根本的傾向。就是還有所謂『普羅』文學。（其他的派別以後當專文論及）

煙

煙

考「普羅」文學的由來，是倡自「馬克斯」的信徒。「馬克斯」的信徒見到西歐中古世基督教的宣傳有賴於藝術的力量甚大，所以就利用這種機會，再來玩一套把戲。

歷來各國文壇的變遷，只有派別的更變，而不是將文藝馳到另一個領域。例如百年前法國的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論戰。當時古典主義者盡力崇古，死守陳規，以古代作品為神聖，只問格式情調與古例合不合，却不管作品的內容如何。不可有表現新奇思想和奔放的辭章，遏抑個性的發展，失愛戀自然的天性。後來有盧騷(Rousseau)狄托(Diderot)輩出，倡「返於自然」的論調。又經過許俄(Victor Hugo)拉馬爾丁(Lamartine)等輩的努力，率於千八百三十年戰勝了古典主義。這種論戰，是要把文藝從典型中救出，走到自由發展的新境界，所以在三年的時間內——古典與浪漫之爭，起自千八百二十七年——就

宣告成功。而文藝的本身便加增了輝煌的色彩。不但古典與浪漫之爭是如此，其他的派別之爭也都是爲文藝本身擴大領域，現在我們看看所謂「普羅」文學究竟是怎樣。

「普羅」文學者即是表現 Proletarie (即無產階級) 的文學。「馬克斯」把人類分爲勞動與資產兩個階級。「普羅」文學即是代表勞動階級來說話的。他們主張只有表現勞動階級才是文學。這裏我們可以用數學的方式來衡論牠的價值：

勞動階級：X
資產階級：Y

以上這個公式，我給她一個詳細的解釋

西歐中古世基督當權時代，他們要把藝術作爲宣傳宗教的工具，同時看到藝術這個東西有些古怪，她會把人領到「神」的對面「自然」的路上去，如果不把她扯住，「神」的地位就要根本動搖，所以將藝

煙

煙

術加上宗教的鑄鍊。因此，藝術也失去了進展。現在勞動階級，來利用藝術也是同宗教利用藝術一樣的法門。不過把『神』換上了一個『勞動階級』。藝術如果只是替一部分的人類來說話，與替宗教來說話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們並不是說勞動階級不是人類，我們是說非勞動階級也是人類。藝術有如一個慈懷的上帝，她是疼愛一切人們的。如果說藝術往往會多量同情於勞動者，這是可以，如果說藝術只是勞動者的，則是不知道藝術本身的領域。而況所謂勞動階級，不過是少數野心家拿出來的幌子。總之，藝術是表現一切，却不是做一切的俘虜。更不是做某一方面的工具。這是很淺近的事實。如果硬要將藝術加上某項的工作，結果只是叫藝術滅亡。

近數年來我們中國的文壇上剛陳現了一點新氣象，不幸又被狂風暴雨的所謂『普羅』文學所浸沒。文藝的本身，剛從禮教的牢籠走在

來，現在却又建造了一個新的牢籠阻住她的去路。這種危機，已現在目前了。在這藝術的生命還沒有完全覆滅的時候，真正從事文藝和愛好文藝的青年，大家應該喊一聲：我們也需要一次文藝復興運動！

衝 突

T C

(一)

煙

這是一個殘夏的傍晚，S埠的馬路上一遍喧鬧聲，裝點大都會的汽車和盛裝的青年男女像織布似的你來我往，在每個人的眉目間，都可以看出他們或她們是在追求未來的夢幻，並且，熱烈的追求着。酷熱的太陽，只剩下殘餘的威力，蟬虫在高高的枝頭上，也許是歡迎涼爽的夜晚，一陣一陣的加緊狂叫，還有，那遠遠的工廠放晚工的汽笛

煙

，挽着大車的苦力們奏着舒展他們困倦的曲子，……喧擾，精雜，會使你忘却這世界上還有『寧靜』『沉寂』的存在。

在從靜安寺往靶子場的電車待車處，有一對青年男女并肩站着，在他們沈默的情態上顯現着緊張與驚異。雖然有喧雜的市聲，但總衝不破他們凝思的寂靜。他們像是陌生人，却又各自失去了自然的常態。他們各自盡量表現平靜的樣子，無奈心頭的跳躍暴露了他瑟縮的不安，他們像一對臨罰的囚徒，妄却了愛，欲，妄却了得，失敗，敗，妄却了自己，……乃至妄却了一切。他們像是一隻受創的小鹿，靜待獵者的割殺。在他們週圍有如重重的密網高高張着，沒有逃脫的餘地。他們在彼此之間掘了一條深深的鴻溝，像前線的戰壕一樣，謹防着敵人的侵入。他們在這喧鬧的環境中，開闢了一個小小的靜寂的世界。任憑你世外的風波如何劇烈，你總沒法打破他們精心製造的藩籬。

……總之，他們除掉各自盡所有的力量旋轉着自己的過去與未來的回憶和幻想的輪盤以外，真如同一對大理石的彫像，永遠保持他們原來的姿勢。

這樣繼續了二十分鐘的光景。

禮拜堂的十字架襯着晴空的晚霞，祈禱的鐘聲在叢林的梢頭飄蕩，有一種偉大的壯嚴和誘惑的力。如果你是一個剛從前線歸來的戰士，你即刻會懺悔着既往，躲在枝頭的小鳥，迎着晚風而狂歌。一切的輪——隨着這鳥語，鐘聲由模糊而暗淡，好一幅感人的暮景呵！

『你是什麼時候來這裏的？』

她心潮的激蕩終打破靜寂的圍牆，轉了一轉身帶一種北極探險家的態度向他這樣問了一聲。他呢，如果不是她的發問來得快點，他也沒法安於這靜寂的國度了。上帝所給予人們的天性，往往有一種不

燧

可思議的掩飾。雖然你是在急迫的要求着。現在，他倒像一個戰勝的國王對那戰敗的俘虜表示一種驕傲，幽閒的態度。過了半響——這半響在他和她都有一種悠久得如同一個長夜的感覺——他才慢慢的回答一句：

「我來了已經幾天了」

他依微的聲音在晚風中迴繞。黃昏的景色正在吸引人們的靈魂，但沒有平靜他們心潮起伏的力量。他們處在這鐘聲，鳥語和迷人的暮景中，還像是站在大海中的孤島上一樣，只有各自靜聽着心頭跳躍的聲響。後來，她又這樣的問了一句：

「你住在那裏？」

「我沒有一定的住址！」

原來在他預備來S埠的時候，他曾怕會有現在的一刻。所以他從

煙

到S埠的那天，除了幾個最知己的朋友以外，不去看任何一個人。並且，非有不得已的事，他也不外出一次。當他每次外出的時候，他像預料到有這種遭遇在等待着；因此，他遠遠看見一個矮矮的盛裝女郎，便以為是她。在不能確實是她以前，他已不自主的改換他的去向。像這樣已經有許他次，他像一個逃債的窮漢，不，他像一隻剛從籠中偷脫的小鳥，深懷着往日的創痕而小心的避免着不幸。自然有時會像孩子般的頑皮，給你一個不及逃脫的窘境。他剛從他的友人那裏出來，預備乘一路電車回他的寓所，他急忙跑到待車處，一輛電車已風軋般的開走了，他想：『真倒霉！這裏是她常走的道路，保不住會遇見她。』正當他向着對面馬路旁的廣告出神，一陣高跟鞋的輕微的脚步聲，愈近愈近的直停在他的身邊，他開始他窘迫的行態了。雖然他早就預料到會有這一種光景發生，却仍然鎮壓不住他心潮的怒湧。而且

煙

，有時又希望有這一種奇遇，他想或者能在這奇遇上開展一個未來的世界。現在，是事到臨頭了，他雖然表示着平靜與堅決，但心內總還有兩種不平衡的力在交鋒。她顯然是給自己一個活動的機會，自己却不能不假作無事，思量的結果，只這樣的回答她一句。本來，他這種機會的希求，早已深深的埋在心底。一經對方的挑弄更增加了新的力量。終於感情又戰勝了理智，「這是一個最有希望的機會呵！」他來去的幻想着。他現在給她說的第三句話中，加進一些感情的份子來預探對方的神秘，他是這樣決定了。

在開往靶子塢的電車中，并坐着一對青年男女。

蒼茫的暮色打車窗繼續的閃過，這是一幕有聲的電影。他們是向敏於觀賞自然幻變的，現在却整個的廢了。

這是晚飯的時分，乘客只有他們兩個。在從前無論車中怎樣寬敞

，只要是他們同道外出，總是緊緊的並坐着，『從前已經是從前了，現在不能不表示一點尊嚴。』他爲坐位會躊躇了好久，在他躊躇的當兒，他兩行清淚不斷的向內心交流。他想，『在半年前我不是可以毫無疑慮的坐在她的身邊嗎？雖然她那時已經是……呵！我一個已執死刑的囚徒的再生呵！』一陣心血的狂潮，直搖動了他整個的所有，終於他選了距她較遠的一個窗角坐下。

如果有人注意他們的表情和形動，會有一種奇異的驚叱，說他們是一對陌生人吧，他們曾不客氣的說過話，說他們是知交吧，在他們中間又顯然有一道深淵隔絕着。他們有如一個猜不透的謎語，有給你充分思考的魔力。

電車中像死一般的靜寂，只有軋軋的車輪在報告牠進行的勇速
『你爲什麼不坐在我的身旁呢？』

短

她紅潤的面孔，就是一枝盛開的芙蓉也比上她的艷麗，尤其是那兩道射人的目光，直把他送到一個朦朧的世界。他記起五年前他的哥哥領她到A市公園和他第一次會面時的情景，當時她所表示羞却的態度，和現在沒有一點差異。他苦悶的烈火又在酷烈的燃燒了，原來他怕遇見她，乃是怕她沒有善意的表示或者會給他一次更難堪的打擊。其實，他內心早就期待着機會的到來。他希望在無意中遇見她，在她失敗的時候遇見她，只要他一表示仍然是在繼續的愛她，而她就允許和他重溫舊夢，眼前的光景，已有走入他幻想的世界的可能。他的驕傲與自尊，像朝霧般撤去了。他像一個順良的小羊，一任人們的侮弄。他聽她叫他坐在她的身邊，有如聽見一次上帝的啓示。雖然他還有點自尊心在內內作聲，却毫不猶疑的服從了。

電車在加速度的猛進。

在現在的一刻時光，比他什麼都重要。『如果讓這種機會白白的過去，豈不是太怯懦了嗎？而且她又有着這樣的表示。』他像看見他的靈魂在未來的花園中微笑。

『我想向你表白的話，比起太平洋的水還要浩大無邊，在這匆短的時間內是不能說出什麼的。有時我又想，將我這朵永不凋謝的心花獻給你的靈魂罷。雖然你也許是不願接受的。在最近的過去，我駕着一葉『理智』的扁舟，渡過了那茫茫的大海，除下沒有覆滅，什麼風波我都經過的。現在，算是安然到達了彼岸。我希望你，在你傷心你的過去，在你感到環境有給你難堪的侮辱時，你應知道還有一個瘦弱的靈魂刻刻圍繞在你的身邊，刻刻在保護你呢……』

『……』
『你能允許我再請你看一次電影嗎？』

煙

『……………』
電車停在中途的一站，一個西裝的女郎含着滿眶的熱淚急忙的從車中跳下，在那暮烟，人海中淹沒了。

(二)

S埠XX醫院外科的手術房中躺了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殷紅的鮮血染遍了他身體的上部。只還有一點微弱的氣息表示他的存在。三個不同國藉的醫生和一羣穿白衣的看護圍繞在他的身邊，爲他診視創口。據診斷的結果是因爲神經刺激過深，以致一時失其作用。如果不能得到一個長時期的靜養和改換心境，恐怕要成爲一個永無醫治的神經患者。

送他來病院的只有他的友人L君。L是最深知他的遭過的。眼看他被殘暴者劍擊的創痕，十分的悽裂與驚恐。在他低微的呻吟和愁苦

的面龐上，反映着人世的憐惡，他同情他的過去，他瞻顧他的未來，不禁湧出了兩行酸淚……

(未完)

就算是飄泊生活罷

珊 君

幾番渡江海，頻年涉風塵。是上帝這樣的責罰？抑是自己的賦性好動呢？足跡所屆，頗可以傲一般不出里閭的鄉人，其間聞見，寫來也是個人生活的史料，在靜極的時候，往往想起。現刻且抽寫片段，細細的回味着罷。

又上征程

塞外充軍歸來，墊伏舊京半載，國都南遷不及一年，景物人事都不可思意的改樣；久久窮棲，也有些乏味，於是使邀同波君南征。不是爲睚新都的熱鬧，更不是因了飢腸轆轆向當時蟬集的衙門去獵官，

煙

煙

僅僅是淡淡然的玩玩，會會朋友而已。

每次車過豐台，走近永定門時，心中頓覺鬆鬆的；可是每離正陽東站總是臨歧依依的樣子。與其說北京是我時刻繫念的第二故鄉，毋寧說她是抓緊了我的心的愛人。此固明知是短短小別，然而在京津道上心境總不大寧適。

津浦車中

握別了津門的友人，以免票資格趁南下的又一種特別快車，打了省錢的窮主意，很不敢『白吃果子嫌口酸』，所以我們坐的這次車雖不是當年臨城劫後特為碧眼兒預備的藍鋼車，（這種津浦獨有的好車早已分馳了）也不是什麼『平浦直達』，但終較誤點至幾小時的『特別慢』，感到異常的舒適。

一切都是有興趣的，只要以欣賞的觀點去看取。

車門和窗口異常的擠，擠得很藝術的樣子是太稀見的。微溫的中華民族平居總是依着『得過且過』的慣性律；惟有在這擠的剎那間，却於非常勇敢中表露出奮鬥的生命力。擠進來又倦了。那怕離他不遠處有一很安逸的坐位，他決不願意去尋覓，寧肯坐在被人踢撞扶壓甚至該呵叱的道上。寧肯憑椅待旦。懶惰和畏懼佔了整個民族的心。

少婦是同在電車上一樣的被人優待。老太太是喊破喉嚨也無人讓坐；其實敢喊的也就很不多。有點小聰明，或者衣服華麗，或者曾賄賂過茶房的，可以臥佔兩三人的坐位，這在過往的查票員照例是『熟視之若無睹』的。

和平

那時剛剛開過編遣會議，有許多倒臺的（也許是幸運）軍人好像「應景」似的被遣散了。所以各路稽查退伍兵士極為認真。

煙

軍人雖然有可以用一顆炸彈立毀幾十工程師嘔盡心血所建築壯偉的鐵橋之權威；但小兵們向來太少有幸登「特別快」的分兒。不過稽查兵以責任攸關，總得在倒毒的袍澤之前耀武耀武。

「票！票！查票了，快拿出來！」稽查兵於查票呼聲中盛裝來臨。在查票員順利進行中突然遇着一個釘子。一個便衣軍官，拿護照乘車，因為要補票便起了爭執。

稽查兵說：「我們這是公事！」

「我這也是公事。」便衣軍官的申述。

「懂得公事，就該補票！」稽查兵由深責到了盛怒。

「大家同是辦公事的人，放和平點！」便衣軍官這樣轉圜。

「哼！和平！那末我們就不打倒帝國主義嗎？我們就不當兵嗎？」

我像參禪似的澈悟了和平，可惜沒有機會告訴參加國際和平運動的陳衡哲女士。

(未完)

孤懷

苔

春風吹綠了大地，

吹笑了桃花，

但，吹不開他緊鎖的眉頭，

什麼都依舊，

只少了一個她！

煙

煙

月

去年的月，

照着我們兩個；

今年的月，

照着我和地上的影子兩個，

月呵！

還有她們兩個呢？

答

編者補白

本期編完以後，覺得還有許多要說的話都未道出，且借這塊空白，拖上一個尾巴。

我們爲着要將我們關於文藝的收穫獻給青年讀者，同時，并願爲愛好文藝的青年們開闢一個小小的園地。雖然是小小的，只須你們有這種興趣，儘可來這裏種植你們所愛好的花果。本刊的產生，是負有上列兩個使命的。

『煙』社的幾個朋友，都覺着『掏腰包』來辦一個刊物和『掏腰包』給愛人買禮品有同樣的味道。現在雖然是『篇幅有限』，只要我們的『腰包』有了『辦法』，就給她增加些領域。我們是這樣預定着。

好在我們的『煙』不需在文藝的疆場上取得什麼樣的地盤，我們只是說我們所要說的話，我們雖然不能給文藝找出些新發現，但我們願做一個文藝的擁護者。

衝突和遊記係長篇作品，以後每期續登。特此奉告。

稿投迎歡

處信通

號五十三街司法提舊定保

本刊價目

本埠零售：

每期大洋二分

外埠預定：

全年二十冊大洋五角

(郵費在內)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出版